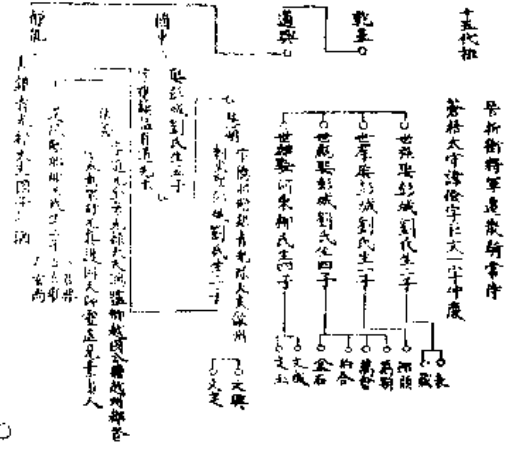


越國公葉真人世系之譜



唐鴻臚卿越國公靈虛見素真人傳

真人姓葉名法善字道元一字太素本南陽人也自葉公沈諸梁之後屬漢末桓靈之時避地江左鼻祖檢尋佳山水得會稽之南鄉隱於卯酉家於松陽焉高祖乾道德有聞曾祖道興不墜世業祖國重始構大門父慧明業詩禮居儒素不務榮寵遊觀山林枕石漱流行歌負薪每結草為舍預知未然曰吾當有子妻劉氏因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繼而有娠經十有五月歲在困敦月黃鍾而真人生天無浮翳四氣朗清異香入室神光滿堂綠雲徘徊玄鶴下降初真人在胎聲聞於外及生而聰明幼而岐嶷年甫七歲識量溫雅貌古老成父熟視之曰汝幼勤苦老必雅貴於是涉江而遊三年不返家人謂已溺亡及還問其故則曰二青童引我飲以雲漿留連許時年十歲有善人倫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準僕背脩上促下當為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自小不茹葷獨處幽室好古學文十一誦詩書十二學禮

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適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遊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壘於山之東南眾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治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迭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台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黃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葱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為養遂備耕畝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為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擄水卧於泥口中不言色亦不愠牧馬既去其害牧牛既無其金無何居父母喪乃於歐溪近山訪卜葬之地有一白鹿卧於山下雪中近之鹿遂躍去其卧處溫然其有白氣亘屬高下真人異之因小立環視此山則重岡疊隴朝挹四正與夫左右前後連袂起伏

唐鴻臚卿越國公靈虛見素真人傳

形勢悉備歎曰斯可藏矣遂薦高真人曰不
 遇名師將何度世是時歲方十三從括蒼山
 入天台四明金華會稽涉江浙北入天柱天
 目姑蘇洞庭句曲衡山霍山南遊劔水登赤
 城至羅浮等處凡名山勝地自江漢之南無
 不經歷尋詣豫章萬法師求鍊丹辟穀導引
 胎息之法但熊經鳥申吐故納新食松茹木
 無禁於世年十五中毒殆死又見青童曰勾
 曲仙人天台茅君飛印相救言畢印至印其
 腹良久豁如遠訪茅君相遇岳骨上起目腫
 正方微笑曰爾來乎汝名已登仙格身逢魔
 試故相救而免當以輔人弼教為意由是於
 青城趙元陽受道甲庚玄之術萬善善後
 傳八史雲璣之道後入蒙山訪求隱術於是
 山路遇一羽士問曰子何往真人曰欲求師
 學道羽士曰余亦學道幸得相遇於此我欲
 暫往他處有小衣幘君為守之真人曰諾羽
 士遂去經數日復來曰子真長者願以仙書
 一卷神劔一口相報遂開幘取贈授之羽士
 告別且曰子但持此按行爾後景界漸來預

知善惡又合鍊神丹置壇起電經涉數年思
 存靈應十月上甲夜半焚香願念忽聞空中
 鳴鐘擊磬管絃蕭瑟之音起而視之俄頃見
 騎從滿室內有三神人各長八尺餘容貌異
 常衣雲錦之衣戴通天冠真人俯伏虔請神
 人曰汝但復坐勿恐太上遣吾喻汝汝合得
 道蓋昔是太極紫微左宮仙翁領校簿書錄
 諸仙及天下得道之士名字增年減算一月
 三奏錄汝失謹曾於休服之日遊乎八荒因
 茲降下人世更修功累德行滿之日當復汝
 仙位今汝行三五盟威正一之法誅斬魘魅
 妖魔殺護羣品惠施貧乏代天行理但以陰
 德為先不須別有首告吾有秘法欲相傳授
 須清齋三日無使世人知受吾口訣不得文
 字相付恐傳非人輕泄帝旨罪延七祖不得
 上升即以符劔封印授之又一神人曰卿今
 退真下生人世宜廣建功德更受五藏符圖
 天皇大字及三一真經黃庭紫書八景素書
 步躡罡紀秘密微妙但是三洞上清上法上
 真須精進修習晨夕無替及長存五千文統

理人道明察天地勿致輕泄道當自成又一
 神人曰至道微妙非此能言要當守一屏去
 驕淫每以鳴鐘擊鼓調理三關導引吐納服
 內外丹常挹存日月開閉門戶朝修太上則
 當未光潛照無英白元自來守護黃老奏書
 功成行滿必當升舉汝受此言修行不倦後
 期欲至即於許氏旌陽君宅北山峯重復相
 見真人俯伏謝曰某行微德薄不悟天真枉
 垂靈駕非意所及恭承教旨精書兼行再拜
 奉辭神人騰空而去由是潛行除德濟度死
 生及會稽理病屢會起死復於揚州以劔開
 長史夫人之腹取病以示人夫人當時病羸
 如故凡開腸易胃破腹剪形一無損壞亦無
 痛楚扶目洗睛出安紙上除去膜翳復納於
 中全不驚動自明如故人強與錢則乞諸貧
 病其有狂邪淫祀為災害者行履所及並皆
 誅戮名聞遠近並皆知之徵召至于再三控
 辭不允勉赴闕庭高宗皇帝見之不使設以
 臣禮湛然示寂一無所言但喘息而已上曰
 卿病耶曰臣病在市朝療在山林願從退隱

上曰此逸人耳詔為上卿真人力辭不拜曰
臣願出家請為道士帝力從之度於景龍觀
多留內庭問以道法窮盡源奧言凶臧否皆
預知之言無不中黑闥作亂主上憂惶莫知
所計問真人曰何以獲救荅曰此小寇無足
為憂遂以符法勅天兵數萬翳空而來甲刃
交馳擊賊奔走帝曰功衛社稷師之力也屢
有寵錫真人辭而不受曰是天道神功在臣
何與時有中書侍郎女以狐魅為祟顛狂猖
厥鬼語神譏女身見一僧乘青驃來至其病
遂作奉勅命師為治真人欲示神變謂侍郎
曰貧道辟穀日久疲羸無力希一飽飯當即
為治侍郎即遣家人具蔬飯真人一飯一斛
麩三碩瓜菜果實莫以數計見者皆驚尚云
未飽未作法間僧乘驃而至瞻視真人遂即
却走真人叱吏兵擒繫女遙知發聲大哭真
人大叱一聲僧變成狐驃乃化狗訊問曰家
在城南古墓中遂往掘視得狐百許金銀羅
綺狼藉其內因得素書三卷野狐名目宗譜
等官位名諱真人繼書符焚之狐類悉皆屏

滅由是之後城內病者盡差帝及皇后諸王
公主朝士以下親受道法百官子弟京城及
諸州道士從真人受經法者前後計數千餘
人王公布施塞道盈衢隨其所得捨入觀宇
修飾尊像及救困窮每日炊米十餘碩以供
貧病來者悉無選擇真人常懷直諫直保社
稷之心高宗欲登封告成駕幸中嶽忽疫疾
流行危從者多病死奉勅命令治真人一請
呪訣疫癘消殄垂死者並皆得甦特旨授殿
中監真人復辭不受當時有供奉明正諫每
仗冥官上天曹檢事須臾之間來報善惡未
嘗失期帝令師密切厭之及問正諫都無所
知數日云使不來上令尊師解之正諫曰云
被業尊師遣向天門把捉不得過上又令密
鑿地為坎使樂人入坎鼓樂謂師曰地中無
故有音聲請師厭穰真人書符四道釘之於
地音聲便斷仍使日責地中樂人何不作樂
報云見四方有地各如柱大張口向人欲噬
驚懼故不敢動時值早暵命真人向河祈雨
曰各齋雨衣及繖蓋相隨人未之信禱祈纔

畢雨遂霽電人馬衣冠盡濕一日請帝暫離
寢避灾初不信真人力言之方移畢風雨雷
電霹靂當帝寢處直下震地中帳為之碎帝
驚悸不已其餘應驗事多不載真人雖出入
形闕佐時輔國而蹈時匿跡和光同塵心存
仙道志慕騰舉辭欲還山帝乃許焉歸至茅
山姑蘇洞庭天目天台蒼等處往來於茅
山修真鍊丹朝謁無虧忽五月一日老史詣
門號泣求救真人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
上帝勅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
失者超登列仙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勳將
就有婆羅門者逞其幻法於海畔日夜禁呪
積二十年其法將驗海水如雲捲上天畔五
月五日海將涸焉統天鎮海之寶必為幻僧
所取某今來求救真人許之至五日午時
勅丹符飛往海水復舊胡僧愧歎赴海而死
來日老史筆珍奇寶物來報真人辭謝不受
因曰此山峯去水且遠但得一泉即為惠也
是日風雨及明山館之側有一派清泉自石
渠出經早不竭今謂之天師渠在四明之下
天台之東

人所寓處皆淨室惟三井仰山絕頂初山
 後賜額為通天宮大中祥符三年改壽昌
 觀禮之廟西北向有餘丹井山下有靈泉即
 泉處有熊府士民祈禱之所治平七年賜壽
 聖觀名唐福觀真人嘗至清溪獨炎暑與道士遊
 於溪渚真人忽沈水中七日不返同遊道士
 驚懼謂已牽蛟龍之腹歸告其家及徒眾道
 俗盡皆傍溪覓之七日後忽見從舊遊處出
 曰汝等必懼耶我暫共河伯遊遂乘值數仙
 人宴會留頃刻問慮子憂之故亟來令果然
 也遂入天台守司馬練師訪不死之福庭去
 桐栢入靈墟謂司馬練師曰陰落落之長松
 藉其葉之織草今日是也又登華頂望海云
 蓬萊去此不遠與子當復應歸彼即司馬練
 師負琴真人撫劍而過石橋臨青谿萬仞臨
 危復險撫壁立之翠屏又何懼焉歲辛丑則
 天皇后徽真人投龍採藥徧禱名山大川風
 軒飄飄駟騎絡繹後中宗皇帝在位武三思
 尚秉國權時多信讒說真人從容諫諍旨
 賤之嶺外門人憂色真人曰否泰有時隱見
 正當爾也遂適至南嶽抵連州去廣州尚數
 百里陸路不通要以舟濟真人欲於廣州採

藥先遣弟子舟行至廣府義唐觀道士聞真
 人來馳報都督胡元禮即與道士僧尼及府
 縣官偃先向江邊迎候少時見真人乘白馬
 從水上來及到岸相謁引至龍興觀自都督
 別駕長史百姓多受道法捨施園林田宅者
 甚多真人一無所取並回施常住當後得旨
 量移歸至洪州依宗華觀將弟子入西山洪
 崖先生學道之所居涉三年行上清隱法景
 龍四年太歲辛亥據編子作景雲二年辛亥三月初六夜
 弟子夢一仙人將一鶴相隨問云對曰我是
 時人不言姓字指弟子曰君幸得師左宮仙
 卿帝其方微即有信來神人所將鶴徘徊四
 顧宛轉而舞睡覺即白之真人曰汝當夢耶
 此吉徵吾已知矣九日月中時有瑞雲天樂
 香氣馥郁浮空而來遙至室內弟子認是夢
 中所見神人謂真人曰相識否乎答曰晨夕
 思慕真容有如饑渴每夜存想寤寐之間常
 侍左右何為不識叩頭再拜神人曰卿累功
 欲滿宜自精勵道高魔試當慎之太上令
 我預送變形易骨金指上藥與卿時運未至

不可即服密而藏之神人曰卿至八月即當
 入京佐助當今帝主及開元神武皇帝傳授
 道法兼珍元凶今天步艱難龍飛在即子當
 輔佐國家安鎮名山嶽濟投龍醮祭凡在於
 子自天佑之且受世榮祿至封邑大內居其
 位世亦應之如影隨形歲鷄尾月鷄火三日
 日中時西嶽侍卿復卿太極紫微在宮仙卿
 之位言畢真人謝曰濁質下愚濫叨真矜儻
 遂後期則盡力負山不勝其任粉骨何謝再
 拜而辭至八月果奉勅曰道士葉尊師令人
 京若有弟子亦任隨從真人既奉詔乘驛至
 京朝見之後多留內廷時玄宗在藩邸與真
 人同處因章醮龍見壇前祈求皆有靈驗禱
 雪盈尺請雨露霑香在廬山升壇壇角陸地
 水湧其水甘美仙鶴羣舞在許先生宅醮二
 黃龍從井出真人進輔玄宗在潯州明雨時
 預知韋氏逆亂先已聞奏先天之言一一並
 實玄宗嘗問真人機要乃密云昔遇神人嘗
 說有開元帝號凡謀逆之黨並得預知及帝
 登九五改元為開元號神武皇帝真人在帝

左右未嘗不獻可替尤密申幽贊陰害珍凶
玄功遐被相國姚崇有女已死愛念彌切投
符起之張尉之妻死而化生復為夫婦真人
知之曰此尸媚之疾也不速除則張尉必死
投符而化為黑氣錢塘江有巨蜃淪溺舟航
經涉者苦之清沙鎮長沈愈躬自來迎真人
由是往馬候潮信至以鐵符丹篆鎮之至今
絕其患又以劔勒道靜二字於巖上各方三
丈許真跡尚存即三教門山是也玄宗移仗
上陽宮觀燈高方五結搆綵樓三十餘間飾
以金翠珠玉樓高百餘丈微風所觸銷然成
韻以燈為龍螭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所至玄
宗悅之促召真人觀於樓下真人曰彩燈之
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
但皆奢侈無益於國帝恠其言欲試其仙術
且曰今欲一往得手曰此易耳以至尊速往
觀燈恐非所宜帝力強之真人請帝瞑目騰
驅而上俄頃即至以所隨如意寶酒及欲回
復請帝瞑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未終繼
遣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取如意以還

驗之非妄八月望夜與帝遊月官令聆月中
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帝素知音律記其聲
遂著樂府更其名曰霓裳羽衣自月官還過
潞州俯視城郭峭然而月色如晝因請帝以
玉笛奏曲時玉笛尚在寢殿中真人遣神人
取之不項而至既而奏曲遂投金錢於城中
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垂
獲金錢以進帝累與近臣試其道術皆非妄
幻若入柱隱形凌空化鶴退岳神致風雨靈
驗之事不可殫述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
請陛下自開毋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
真人曰此是凶物宜令番使自開及令開函
中弩發中番使而死帝嗟嘆驚悸故愈加禮
敬先天二年八月加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
卿越國公三讓不受帝不許讓制書略曰道
士葉法善德包貞素學究玄微預觀豐萌函
申忠款宜加寵命以答懋功仍遂乃懷俾從
真服可授
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兼景龍觀主
真人辭不獲免請回贈先君并捨括蒼山門

故居奏請置宣陽觀一所凡道場供養珍奇
寶物並是錫賜蓋歸山門宣陽觀屬馬尾水神
真贈真人父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歙州刺
史又請卯山西南祖宅為觀賜額曰淳和在
陽縣日市真人於是請還山拜掃致敬於
麗水松陽二處墓門封樹碑表命李邕作墓
誌韓擇木書以光寔窈其墓在真人祖國
重壘於松陽之西山山有石雞能鳴遂於其
處置道院其院立碑于下時請李邕為碑
記併求其書而邕不允是夜追其寃書之續
以碑刻示邕邕笑曰初以為夢今果然矣真
人始得碑石於海嶠遣神人運歸水神不知
誤裂其石即投符治之水神哀告得免以膠
綴石斷處今其碑斷痕在焉真人封樹碑拜
祭泉石生輝鄉閭忻慶開元五年歲在丁巳
春三月因別鄉人曰別易會難此去恐不相
見左右歎歎道俗潛然車騎驕聞士女絡繹
送之登途莫不哀慟又曰吾來年即遣信還
可於此候之信到吾非久矣明年正月二十
七日忽見玄鶴數百列北而來翔集歐溪排

徊三日瑞雲五色一時上覆三日之後不知所在鄉人惟其言靈異莫測所由開元八年庚申歲五月真人已年一百七歲於西京景龍觀託疾潛服神丹天真人往千乘萬騎日夜不絕門人弟子親王公主中使朝士已下來去莫覺唯弟子尹惜盧齋物等見密而不言至六月三日甲申日中時分真人化劍為尸雲與造門天鈞擁尸緣雲繚繞香氣縹緲紛迎侍而去京城之人咸見院中有青煙直上與天相接終日不滅真人於座側留三詩云

昔在禹餘天 還依太上家 悉以掌仙錄
 去來乘煙霞 暫下宛利城 泚然思金華
 自此非久住 雲上登香車
 適向人間世 時復躋蒼生 度人初行滿
 輔國亦功成 但念清微樂 誰忻下界榮
 門人好住此 儵然雲上征
 退仙時此地 去俗久為榮 今日登雲天
 歸真遊上清 泥丸空示世 騰舉不為名
 為報學仙者 知余朝玉京
 并有遺書報弟子仲容云汝將吾詩及書進

上不得求官當奉詔監喪歸葬括蒼吾去後百六十年外卯山當出一人更過於吾若有人於吾舊居修行即其人也真人昔藏劍丹在卯山巨石下後有豐去奢修行於此得之遂仙而去今山產仙茹及無名異丹竈下土化成耳真人升雲之後弟子於舊坐處收得詩及書進上帝感泣親幸喪所報朝三日王公以下百官朝士無不感慟翌日進贈越州都督至十六日奉勅內園寫真人像御製贊曰

詞江瀉液 義苑含芬 別有真氣
 青溪出雲 卓尔無對 超然不羣
 幽人薊子 道士封君
 肅宗重贊曰
 昂昂高士 瀟灑孤峙 却立排煙
 乘霓控鯨 果而不伐 為而不恃
 馭風泠然 與物終始
 又有制書具在賀知章作玄虛誌序中仍勅度真人弟子司馬仲容為東京聖真觀道士與中使護喪歸葬於宣陽觀之側王公以下

盡出京城青門外送別傾城縞素莫不攀號哀慟歸至揚州冥信先至仙鶴數百翔於括蒼洞天墓田綵雲五色徘徊數日不終旬朔真人靈輅已至葬所奉勅衛英抗三州助葬官僚士庶遵俗男女去來如市門人數千悲慟不已百鳥哀鳴四面雲集天為改色日亦無光葬後一年棺槨自開但見衣冠劍馬始知真人不死實輕舉耳帝緬想仙風眷慕不已於觀立碑寵以宸翰及命太子題額至國朝政和六年特封致虛見素法師宣和二年加號靈虛見素真人誥文藏於麗水之冲真今以李邕所作碑誌及真人前後表奏批荅制詰世系悉輯錄于后云

真人乞歸鄉上表
 道士其言江海野人素無道業澗飲木食枯槁自居屬
 聖朝宗道之門大興玄範臣得沐皇化服奉五朝竭忠盡誠披肝瀝膽一有所補萬死無恨况屬聖朝重張禽懸再安品物凡在含識咸用昭蘇陛下不棄芻蕘復收簪履臣愚陋

過蒙恩渥假具列棘之司加以茅苴之封
褒榮忻被澤漏泉高然臣胡顏堪此大造灰
身刎首不能上蒼前歲天恩賜歸鄉里殘
假息獲拜先塋聚族聯黨不勝悲慶屬親
莫年百餘三歲見臣還立竈載喜載悲纒逾

一旬奄忽先逝雖死生有命理則固然而骨
肉有情豈無哀痛積年之疹一朝遂發形容
枯劣殆不能勝往者虔奉綸言俾投龍壁奉
使之後禮應復命心馳魏闕意欲駭奔病在
江鄉力難勝致自前年之冬末驟辭南上去
歲之夏首纒達東京死竟餘步抑難訓說寧
有形枯心疾叨廁莫宜紫綬金章人臣極貴
自非功高帶礪不可錫其光寵况道本希夷
無觀視聽謬膺匪服實玷國猷伏願陛下特
賜餘寬得歸丘墓則物善遂性天覆無涯方
違闕廷不勝攀戀無任懇禱之至謹詣朝堂
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開元
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鴻臚寺卿員外置越國
公景龍觀主臣葉某上表

葉某

十六

繫於人間神自超於物累方欲受三清之要
宣六氣之和資于朕躬助以為政且光慶之
義衆妙所存江海之心此期難允即宜斷表
深體朕懷

真人乞歸鄉修祖塋表

道士臣某言二月二十一日扶病陳誠特乞
餘寬歸修塋墓而高天未聽踴地無所因此
舊氣發動殘生如線未辭聖代奄成異物幸
賴天覆含育未即泉壤實及餘命得遂微心
臣前奉絲綸賜歸桑梓既齋龍壁備歷山川
夙夜周章恭承國命比及鄉里時迫嚴寒屬
數年失檢百姓逃散親族餒饑未辦禮禮欲
樹碑碣私願莫從而碑石猶在蘇州未能得
達鄉里臣焦心泣血以日為歲若此心不遂
死不瞑目伏惟陛下覆燾亭育昆蟲遂性孝
理之教被及含生臣皮骨空存命均風燭乞
餘喘未絕所願獲申一聞聖恩九泉無恨方
當解違宸極昇疾江湖伏枕疏襟不勝悲戀
謹詣朝堂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謹言開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具位臣某上

某

十七

表
批荅省表具知師體舍衆妙道冠羣仙希微
所以得真清淨由其助化然因心之懇扶病
思歸表疏累聞詞情轉至今依所請有軫于
懷

真人乞回授先父表

臣聞孝道之大人行所先故洪覆無言神女
有卷綰之應厚載至廣江鱗表充膳之微斯
實感於神祇通於天地者矣伏惟
皇帝陛下孝道叶天地聖德符神祇齊郡擢
靈芝陵寢降甘露此陛下孝感之應故當錫
類及物而臣幸生孝理之代目視靈應之符
身無橫草之功虛受茅苴之錫九卿之任下
譬江海五等之爵上應星緯臣崦嵫日迫泉
壤無幾生我父母竟未荅於劬勞覆我聖恩
實有重於山嶽臣誠則微物豈能無心自忝
辱朝列日夜惶懼生無益於聖代死實負於
康時而犬馬私情切有所願乞以陛下所授
爵位回贈先父臣上不違陛下孝道之風下
得展臣罔極之念一遂哀疾萬死為幸且臣

雞皮鶴髮形骸若是殘寬假氣奄忽無時去冬辭遠關廷與疾道路曲蒙陛下覆養之德復喜生全令得重謁紫宸趨躡丹地及茲餘喘披瀝微誠陛下所假臣厚祿賦錢乞納天庫官名封號以被泉門則聚族縻軀合宗獲

膳存亡幸甚所不敢言伏願天慈沛然聽許再生非重百身靡贖不勝哀苦悲懇之至謹詣闕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開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具位臣某上表

批荅省表具知師名登仙境才軼道樞保護朕躬朕不忘德朝之爵秩事叶至公覽所陳祈情深大孝朕敦風厲俗益所嘉稱師崇讓鳴謙固難依允所請贈者別有處分

真人祖碑

大唐故有道先生葉公碑并序

江夏李邑撰并書

昔者誕登老君道純天地生德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主人勿用效近古偏旁不同各音下乎埋照浚谷潛盤窮山幽姿於塵容素尚胤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執之而

已哉公諱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吳錫羨高辛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種文王之胤乃食於沈尹戊之子載封於葉受氏率國大哉邈乎遠祖乾昱克壯其猷永孚于德瑾戶習隱塞兌億神碩膚長材通理博藝

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興性守官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師神從天受錄以恒之飛符以北之扼魘之邪劉臺台之崇有足奇也至於揮

扎落并引弓賞特起五部廣雅大餘侯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誘弱喪文貌乃尚真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徧遊羣嶽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以靜精動耗息影歸止雲卧

扎壺林巢仙居人絕不隣道阻且右獨性幽勝永歌隱淪放閑保和習虛致靜摅五石之髓擷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律其逝緇鬢純漆韶顏澤丹事適玄同神與道攝惟寂惟冥不飲不食者數十載于茲乃聲聞帝廷駭發皇眷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

生佇胎長指揮手高謝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允燦光武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音齡使者蓄無言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省躬

倉廩考疇人之壇詎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甘口色不養自信以為著誠去偽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強起曷至馬遂虛觀復命慚欲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湯其道聆嘉聲而屬想者宜勝言哉有司以天元

書缺星度官弛亡五德之轉繆四時之分刑鬼越祥不知所呪子女母癸鳥識其原皆乘遽速尋請益傳傳授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微衡誠懸而輕重立粵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說鯁生乎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頽年迫於

期願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谷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廉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胤子慈明贈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公罔替厥緒代增其業啓秘錄之高妙揚玄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慶若氣吹

年八

二

9-4-4 201

律賤谷運曆知天屢下辟書終不應命孫子
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善幼得父書
早傳成法實念有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
備方外之術火滌淫祀劔誅羣妖恩開五君
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環項謁紫庭為帝傲
吏其出也法玉京坐玄寺作人宗師故能大
匠道門冢卿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虛矣常
以理氣自強登老益壯雖莫景急節而純孝
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軫帝念再形王
言神札以飛傳傳瑞乃發羣公帳錢列藩

郊迎朝章有暉鄉人皆慶絳以末技揚于孝
心惟先志以退遠立豐碑而紀德夫何間然
其詞曰宗文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
交傳黃公術在赤水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真
筌一門累祖四至百年抗跡巖谷消聲天地
卓爾遐舉藹然高致屬以臭焚珠以明墜人
則有心微亦不至保身匪偷全樸為利孝孫
增業明辟順風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微賢朝
滿舉逸山空易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
盡規納忠登春雖渥孝思亦深章服聚髮傳

業駸駸載遠廷闕是展墳林紀石追遠昭銘
率心孝忠事主榮及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
南開元五年歲丁巳三月七日侍者清溪觀
主詹玄一丁小真人有丁觀碑末所書如
書真人姓其亮而書之世號追竟碑其間用
字多差誤是時夜艾鐘鳴李公書未畢而覺
碑因在而
不易云

真人父碑

大唐贈歙州刺史葉公神道碑身序

江 夏 李 邑 撰

國子監太學生韓揮木書并題

公諱善明字德昭南陽人也其先系自軒后
彌于周文聘季食沈子高封葉因為氏矣速
問政偶孔好龍傳真代有聞也昔者惟帝興
運乃聖炳靈風雲相從卜夢通感開氣駿發
良彌大來有開必先德物為象固自然矣則
我使君降仙府乘道流追蹤隱淪叶契幽叟
結廬瀟灑考築巖谷同人利貞適代勿周雅
好酒德尤遠老經話言解願精義絕傾倒誘
進不倦虛納盡歡好事集門長者闔里每至
升月惟戶和風林薄植杖嘯谷席皮琴山泰

然樂生澹乎忘老方且維性壽邇神仙徇赤
松之遊縱黃老之術外身先物歸根致柔絲
以大均持以大定色理不遽寵辱不驚繩繩
焉熙熙焉孔德之容罔可測已故師長旌禮
邦族與化智者謂智仁者謂仁雖褐褴褛樞
紵木韋帶必避塗加敬懷風惕息焉用克聞
于家大有厥胤則我越公襲上德延慶靈生
而知之學而習之有專門之資得丕承之業
纒亂狂道既冠同玄訊遠嶽之福庭觀幽尋
之方士陳呪雷駭吐刀電光沈海莫濡蹈冶

匪藝呵萬鬼真人擲百神真人啓陰官之符變真司之
籙追究往事坐知來茲膏育無所適其形霧
露不能滋其疾奇跡多緒嘉聲日聞是以大
君孔休辟命荐至入自卧內問以咎微遠勝
必成偶事皆中時更四紀代且五朝順風以
請天師欽推以近皇極繼素莫能出右公卿
是惟虛左國家有事天地將移海嶽公嘗致
禮加璧能事深澤傳駟載途郡邑迎謁者咸
四三馬自頃賊臣喬攝小人吹盞敢為戎首
與此厲階天末未亨人事將殆公乃極陳幽

贊大啓聖故下撰辰並走羣望作為邦翰
先後主憂珍勳元凶翊扶皇統是嘉厥異式
揚爾忠齋賞茂於身寵贈光於考誰此父也
曷訓其子匪此子也曷揚其親松楸已行碑
板未立永念終古追存孝思驟請闕廷第如
江介遠訪才子枉遠鄙夫趙括論兵多闕舊
學班固述史實賴家書顧惟成章伏愧貞石
其詞曰真隱夷愧默仙解形倬哉獨立企古
遐征殆庶玄德升觀升經服鄉不涅光無
營繁卜本渚左樂傳琴徐嘯風谷緩步月林
白雲怡意清泉洗心曷勝不往曷奇不臨迹
因神遠情隨地深舉代方籍皇家未賦肇有
懿子載揚令德左慈致物越人辯色司察鬼
謀役任神力寵被五君聲聞八極日嘗薄蝕
國有多難凶逆扇揚忠烈憤悅亦既先覺克
圖幽贊皇哉神武赫然天斷薄然即戎予以
載亂帝念疇庸典開列土豈曜厥身實贈于
父朱藩乃錫紫綬是與存致致榮忠伸孝舉
列列松栢緒風興悲表墓有闕紀德無詞哀
哀巖鹿奕奕孝思孰傳終古是建豐碑贈誌

明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子道士法善授
鴻臚卿越國公開元五年太歲丁巳鷄尾七
月庚則七日甲辰建

贈越州都督制曰

勅故道士具官位葉某天真精審妙理玄暢
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原希夷罕
測而情棲蓬苑迹混五朝保黃冠而不技加
紫綬以非榮卓爾孤芳冷然獨往勝氣絕俗
真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應中
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
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洪益歎
德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何莫然遺穢良
奮及承為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賁泉
壤可贈越州都督

御製真人碑

故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
贈越州都督葉尊師碑銘并序此碑乃御書
太子題額

朕聞軒轅三皇之盛者尊廣成唐虞五帝之
盛者師尹壽故夫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

守之七日又守之九日朝徹而後能見獨是
道也入水不濡蹈火不焚嘯叱風雨鞭笞魔
魅無方而後能進物獨是神也神則惟變道
亦旁通苟得其人抑所謂神道設教者也師
諱法善字道元自諸梁食采是謂葉公邑亦

如之因而命氏則昔為南陽人也曾祖道興
祖國重父慧明贈歙州刺史貴丘園者一貫
吾道食舊德者百代可知故名溢宇宙之中
身在江海之上則今為古括人也至隋大業
之歲歲在丙子法師是生凡六百四十二甲
子洎我開元之歲歲在庚申形解升雲則春
秋百有七矣自丙子至庚申凡一百有五歲
之數遂以其生也年長而色若孺子其化也
百有七歲委蛻而神則默仙常從服遊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藏察無象鈞致不測若言匡國輔主鼓
舞發揮焉朕可推而尊之不可得而臣也其
始終出處之跡可得言者初師甫七歲涉江
而遊迨三年人以爲溺及還問其故則曰三
青童引之憩于華堂峻宇咽靈藥吸雲漿太
上鎮之是以留也十五中毒死又見昔青童

朕聞軒轅三皇之盛者尊廣成唐虞五帝之
盛者師尹壽故夫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

曰天台茅君飛印印其腹始殊悶絕良久豁
如師以靈應感通殊由若此遂乃杖策游諸
名山遠訪茅君而遇嶽骨上起目瞳王方冰
雪綽約嗚然微笑曰爾來平尔名已登仙格
身逢魔試故相救而免當以輔人病教為意

無汲汲於去來也由是便於青城趙元陽受
遁甲步玄之術於嵩高章善俊傳八史雲騶
之道宴息於羅浮括蒼往還於蓬萊方丈靈
圖秘訣仙符真度寶錄生春冥感空傳臨目
而萬八千神咽胎而千二百息或潛泳水府
或飛步火房或剖腹灌腸多藥自復或刺睛
扶膜投符有嘉或聚合毒藥服之自若或徵
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羣鬼奔走衆神若陪
隸也故海內稱焉千轉萬變先朝寵焉一畫
三接朕在藩邸屢聞道要及臨寓縣虛野昌

言奸臣寓謀凶醜僭逆未嘗不先事啓沃亟
申幽贊故特加紫綬以大公侯之封而確固
黃中不承軒冕之賞可謂德博而施道尊而
光者也適來無迹為夫子之時適去無悖為
夫子之順歲在鵠尾月鵠火若以開元庚申歲
成化去合是歲

實此月鵠首見前復碑
傳異同故不欲輕改也是時也返真懸解翮
日追贈越州都督踰月歸藏括蒼之山免朝
章從夙志也先生幼有奇質長標特操神照
體外骨秀形表故萬先生目之曰子書成仙
格方自仙宮吾將及爾為同寮也信哉易曰

君子或出或處然出者無山林之逸處者無
軒冕之貴雖道同則應而跡異難兼先生養
神太和觀妙玄化君子或處之盛者也金印
寶貴紫綬方來君子或出之盛者也非夫道
臻博大德合神明其孰能與此也故於王室
則承恩者五代當朕時則傳道者數人不日
宗師無間然矣夫為文者紀其實稱德者尚
其訓先生知予予寧不述誠寓然而無愧可
披文以相質銘曰

忽然勃然 莫不出焉 油然冽然
莫不入焉 百昌之源 萬化之象
於此觀妙 實云列仙 列仙伊何
銷化却老 觀妙伊何 豈假至道
旁通幽贊 神變靈造 淫祠屬階
無隱不討 討逆輔順 功就佐時

藏往察微 業與神期 章被加等
方來不欺 視掾若遺 恍然我思
大有元吉 黃中通理 黜仙委蛇
玄達無已 業縣飛鳧 遼海鶴止
玄風盛烈 鬱乎千祀

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二月己未朔二
十六日乘化而往彼則愜然不忘舊情紀
諸事跡仙山海畔碑石依然東化而往云
舊本有云如
存不誠刪去
弟子丁政觀謝賜真人碑銘狀
勅內蕭明觀道士尹愔宣勅內出御文賜臣
師主臣跪奉天章仰瞻宸翰以惶以喜載慶
載悲臣忝與門人不勝感愧之至謹錄陳謝
以聞謹狀開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弟
子景龍觀道士丁政觀等進

致虛見素法師誥
勅唐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元真護
國天師葉某夫為道者所為無近名而人亦
無得名焉此至人所以去名也乃若善善而
惡惡垂世立教則以名為表治天下者亦無

不廢爾學道得法自按簿籍之中今數百年
劍履如生猶不忘物應民請禱夾算之爵而
自然爾國侍之聊易名號以慰州人可特封
致虛見素法師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加封靈虛見素真人誥

勅朕體妙道以治身暢淳風而撫世凡號高
真之侶每興往躅之懷見素真人葉法善太
極仙師括蒼羽客掃杖凶而穢滅構魁題以
驚奔故在開元之間屢示化人之跡淳莫可
測本皆自然惟見素之強名具治平之前詔
景仰可以推崇敢忘申貞靈虛用彰徽妙可
特封靈虛見素真人宣和二年六月二十五
日

唐葉真人傳

地祇上將溫太保傳

天一靖牧年遺聖黃公瑾校正

孝九

太保姓溫名瓊字子玉乳名卓郎溫州平陽
縣人母夫人張氏嘗夢南方日輪大如車其
聲如雷寤而有娠遂生太保身長九尺二寸
長大有志武勇敢為時唐朝羣盜蜂起隨汾
陽郭子儀出戰身為先鋒白刃未嘗傷體子
儀嘗夢前軍有黑霧覺而問軍中夜來前軍
有甚事監軍曰夜來只有校尉溫瓊大醉身
中酒氣有如黑霧子儀即拜瓊為帳前準備
將一日子儀與賊對壘賊見軍中有黑霧沖
冲狀成龍蛇羣盜驚走瓊請步卒一千人追
之殺賊數千餘人而瓊兵不失一卒未幾拜
瓊為帳前都檢點子儀嘗與同宿又夢其變
黑蛇而生一角知其為異人也然終疑其為
患欲殺之瓊覺其意遂逃歸岱山下屠牛賣
酒一日炳靈公化為道人語瓊曰觀子之相
骨氣通神他日必有香火萬世豈可冒法宰
牛深犯天律瓊曰如此則我不若歸山修道
恐有人度我成仙道人曰君無仙骨豈可強

修瓊欲再問不知所在而失去矣瓊奇之自
是不殺只出入東嶽廟為化主打供精進三
年忽一日嶽峯遇黃衣蓬頭道者長揖瓊曰
今日嶽帝書上汝名若天年終則為嶽府太
保汝可立像於嶽前身後當任其職瓊如其
言立像於嶽府自此諸太保時復來訪瓊一
日殿前太保灌丘休語瓊曰汝像若變則歸
職矣瓊日至像前觀之有少年孟雲笑之曰
汝日日來觀此像恐人盜去乎瓊曰灌將軍
報我像變則為神我若為神汝亦為我卒矣
其後孟雲同韋彥以青色塗其像口裝二猪
牙一日溫瓊來燒香只見其像已變即更青
衣青巾麻鞋唯有平時殺牛鐵棒頭持至殿
下遂立化矣孟韋來觀方欲頂禮亦皆立化
至五月初九日勅下肉身不倒亦不變動勅
封顯德大將軍市民欲立廟村主姚子正亦
欲立廟瓊告子正曰吾受命東嶽正欲立大
功勳去世大害扶持正道安敢忘
上帝好生之德而遽欲血食不施仁濟之心
乎苟愛國封實為我德之累汝等若立廟我